

发现黔东南之美

——评余天英新作《锦绣黔东南》

□ 莫子北



黔东南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处处有丰富的看点和写点,只要作家们深入基层、走进一线,倾听土地呼吸,聆听乡土低语,你时时有可能会产生创作冲动,创作出不负时代、广受群众欢迎的优秀文学作品。青年作家余天英就是在这样新时代背景下,以对土地非常热爱的姿态,经过几年的勤奋耕耘,就有了她刚刚出版的新作——《锦绣黔东南》。

阅读完全书,让我深切感觉到:这是近年来推介黔东南“两个宝贝”,发现黔东南之美,宣讲黔东南故事,推介黔东南民族文化,应该受到学界重视的一部优秀的社会科普文学读本。这本书就像一把简便而神奇的钥匙,打开了通往黔东南丰富多彩民族文化宝库的大门,让读者全面深入了解黔东南民族文化的基本情况,了解黔东南漫长的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简便通道。

《锦绣黔东南》这本书内容丰富广泛,对黔东南重要的民族文化进行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黔东南苗、侗等各民族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如红色文化、节日文化、服饰文化等;生动展现了黔东南绚丽多样的民族文化,如苗族传统的芦笙舞、优雅的锦鸡舞、豪放的水鼓舞、侗族曼妙的多耶舞、潇洒的苗族飞歌、灵动的天籁之音——侗族大歌、柔和多姿的琵琶歌等。这些民族歌舞不仅是黔东南文化艺术的代表,更是民族情感和记忆传承演变的重要载体。

书中对非遗技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记述。独特的传统技艺如蜡染,精美的苗绣、锡绣、盘轴织边绣,银饰锻制技艺,古法造纸、芦笙传统制作技艺,农民画,侗族的鼓楼等建筑技艺等,是黔东南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是历史文化印证,是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通过非遗技艺的评介,让我们体悟到人类生命力的顽强和坚韧,感受到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在民族节日文化方面,书中有不少民间节日活动详细的评介。如隆重盛大的端午节赛龙舟活动,苗族古老庄重神圣的苗年、鼓藏节、热闹温馨的吃新节、温馨浪漫的“姊妹节”;侗族传统的侗年、萨玛节、充满人情味的“六月六”民歌赛等等。人们通过节日仪式、歌舞赛事、体育竞技等活动,广泛团结乡邻群众,展示了文化自信,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热爱。

传统村落是《锦绣黔东南》聚焦的重要内容,“村BA”的发源地——台盘村,“村超”的故乡——榕江三宝侗寨,姑妈篮球赛的创始地——西江千户苗寨等,这些黔东南名扬四海的中国传统村落,经过作者精致的评述,让读者更清晰全面地了解其文化内涵,通过文本阅读,实现了对黔东南重点传统村落的一次心灵之旅,对黔东南400多个传统村落的解读,完成了一次真切的带人式游览。

此外,该书还对黔东南农特产作了重点评介,包括酸汤美食、绿色茶业、茶油种植加工、水稻良种繁育、草莓产业等,这些产业是黔东南传统农业的亮点,是实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的农业支柱产业,是黔东南最具代表性的“三农”特色样板和品牌。通过这些产业的介绍和书写,解决了人们到黔东南吃什么、怎样吃、到哪里吃和看什么、到哪里看、怎么看的文化导航问题。

《锦绣黔东南》采用述评的基本方法,对每个章节、每个篇目都按照综述历史发展脉络,介绍分布情况、保存现状、发挥社会经济功能价值,提出未来开发期待和建议的基本结构形

式来进行研究、观照和汇总。让读者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黔东南民族文化的同时,深刻认识述评内容的意义和价值。

居于这样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创作方法,这本书带给我们在人类学、社会学、史学、文学的研究和创作等多方面良好的启发和示范意义。首先,对于青少年来说,它是一本非常好的黔东南社会科普读物。通过阅读这本书,青少年能够全面了解黔东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感受到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树立文化自信,培养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

其次,对于黔东南州内外的科研工作者来说,这本书是研究黔东南社会科学索引的规范蓝本。书中系统地整理了黔东南民族文化的多个方面,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方向。他们可以从书中获取关于民族文化的详细信息,深入探究这些文化背后的历史、社会、经济等因素,推动黔东南社会科学研究和探索。

再者,对游客来说,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文旅精品导游书。游客在阅读这本书后,能够更好地了解黔东南的旅游资源,知道哪里有最具

特色的民族歌舞表演,哪里有最精美的非遗技艺展示,哪里有最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可以参观。

最后,对黔东南青年作家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创作思路和模板。作者余天英在繁忙的新闻工作之余,能够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这样一部厚重的文学科普作品,是她个人文学创作生涯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黔东南社科、黔东南文学的喜人收获。她这一创作实践的成功,为黔东南青年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结合新时代黔东南乡土文化题材,创作文学精品提供了一条实践路径,为激励本土作家创作更多更丰富的精品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

■ 莫子北,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黔东南州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杉乡文学》副主编。出版有诗集、散文、报告文学等多部。



小寒吟

□ 费明

蝴蝶隐藏在深淵
溫柔的那片芳草地
孕育春天
银杏叶遺落相思的一抹紅唇

我的岁月
是小寒后
双井寺的古井里的雪水
是枯瘦马蹄的嗒嗒声

不用鞭挺
自由地奔馳在荒原之上
穿越烏蒙崇山峻岭的疾風
米底河水是愛人

一袋濃烈長發的柔軟飄逸
韭菜坪上的紫紅韭菜花播撒的種子
才萌發嫩芽
响水灘傾瀉直下的瀑布之水
是宛如秋水伊人的袅娜

灵峰寺的密林
纵有飞鸟的超声和
脆鸣
穿透小寒
寂寞荡荡山谷的回响

撞响了古朴的寺钟
村寨老屋檐角上
炊烟弹奏出素笺的行书
韵味乡村振兴
新生活的底色

老马悠闲
咀嚼着
那些装饰岁月
虚度时光的稚嫩绿色

泥坎上山茶花梦醒后
每朵花瓣都洋溢着芬芳和梦想
开启红唇呼唤
一场雪花洒洒飘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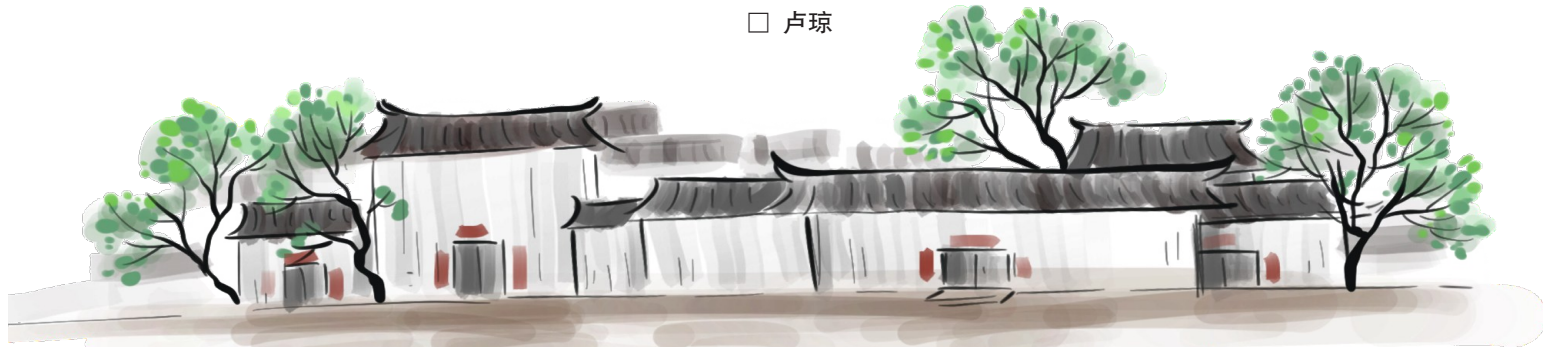
小寒之后
每月雪花都兑现流年的诺言
融化大地的尘埃
潮湖山峰峦叠叠辽阔的素颜瀑布
岁月笨拙的秃笔
恣意挥毫泼墨
春天炫耀的光彩

■ 费明,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诗人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工报》《中国作家网》等。



陇纪,一个古老的村落

□ 卢琼



从远古的地壳运动中苏醒,乌蒙山犹如挣脱封印的巨龙,挟着磅礴气势一路向东奔腾而来。行至毕节市金沙县大田彝族苗族布依族乡时,猛地顿住脚步,将全部力量汇聚一处,拱成了号称“乌蒙之冠,大寨之首”的白泥卧大山。安然躺在白泥卧大山脚下的这块坝子,便是陇纪了。她是一个自然村寨,隶属白泥村。农耕时代乌蒙山区的坝子,意味着物产丰富生活恬适,令人向往。陇纪,这个在我儿时就常听老人们提起的名字,如遮着面纱的女子,更带着一丝神秘。

陇纪原名“笕箕”,得名于地形貌似笕箕。清朝时期,陇纪坝子隶属于大定府乐贡里右七甲。据《大定府志·疆土志二》记载:“右七甲,寨三十……白白腻……去本里七甲干河坝十里,依民大寨,有塘。一作龙溪,有龙潭,上有桥。户二十二,男一百二,女八十八。”文中所提及的“龙溪”,就是如今的陇纪河,河上的桥梁便是龙门桥。在民国时期,龙门桥是大方、毕节一带通往遵义的必经之地。

机缘巧合,在一个初冬的清晨,我来到陇纪村。那是一个久阴转晴的好天气,白云间的天空,悄悄露出几分湛蓝,阳光穿透云层,将金色丝线倾洒大地,暖意融融。迎着冬日暖阳,我们从大田街上出发,一路下坡,走了3公里左右的羊肠小道,眼前渐渐开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陇纪真实的模样。那里的山是那么青,那么秀,那么富于变幻。有的像虎踞,有的如龙腾,有的似竹笋,有的却化为蘸满墨汁的笔……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溶洞,洞内石钟乳宛如龙蛇从顶上探下,扭动着身体。坝子中阡陌纵横,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径仿佛一道道的水,而我是行走在奇山秀水的轻舟一叶。

沉醉中,几声清脆的鸟啼将我梦中唤醒,不知不觉,我已置身于陇纪坝子中。经历一春一冬,坝子却未染尘埃,焕发着别样的生机。树枝头萌动着春的气息,古老的篱笆环绕着青青的园圃,阳光的轻抚下麦苗肆意生长,向我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果树掩映下的农舍,新时代的旋律携着一缕缕炊烟欢快升腾,这是幸福的歌。石板房上抽杆的雕龙画凤,深深浅浅的线条镌刻出岁月的痕迹,默默诉说着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房前,老母鸡悠闲地觅食,小黄狗

见了生人也只是安静地打量。远处的老黄牛哞哞地叫着,应和着那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歌声,农民们在田间忙碌,播撒着新的希望,勾勒出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生活图景。

陇纪河穿村而过,滋养着这块坝子。四季的绿意沉积在河水中,汇成一汪清澈见底的潭水。水中的小鱼游弋其中,如同漂浮在透明的空气里。河面轻浮几片落叶,河里安卧一底砂石。河水缓缓,由南向北转而东西向,流到不远处龙洞那里,画了一个休止符。据资料记载,这条河的上游是雨冲河,河水流动到陇纪河滩后便进入岩洞,潜入地下成为伏流,而后又在安洛乡手爬岩重现。站在龙洞洞口,洞内轰鸣如雷的流水声回荡不绝,即便龙门桥下河床早已干涸,在枯水期难觅水流踪迹时,龙洞内水流声依旧不绝于耳。那声响穿透寂静,在群山环抱的古老坝子间激起回响,似岁月的交谈,又像大地的脉动,诉说着亘古未变的自然奥秘,与一旁静默的古桥相映,勾勒出时空交错的奇妙图景。

陇纪河上,横跨着一座古老的石桥——龙门桥。桥身饱经风雨的侵蚀,一块块斑驳的方石上,铭刻着岁月的痕迹,尽显沧桑与厚重。桥旁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的字迹历经风雨洗礼,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依稀可以辨认出“龙门桥”“道光二年”几个字。据资料记载,龙门桥建于道光二年(1822年),呈东北西南走向,是一座用料石拱砌而成的单孔石桥。桥长9.8米,高11.5米,宽4.3米。从西端的缓步石梯拾级而上到桥顶,桥面左右两侧的栏马石保存尚完好,整座桥至今依然坚固、稳定。在桥的东南端,还立着一座四棱石碑,碑上详细记录了建桥的始末和捐款建桥者的名字。

《大定县志》记载:“通遵义路,出东门(寅行),十里至头塘,十五里至六龙,十里至公鸡山,十里至板房,二十里至杜家拔,二十里至赵家拔,十里至陇已汛,十里至陇已坝,二十里至化竹营,二十里至楠木溪,十里出轿沙溪交遵义界。”当时毕节市、大定(大方)县一带通往遵义的路线,便是这条“通遵义路”。而位于陇纪坝子的龙门桥,正好处于这条路线之上,成为过往行人的必经之桥。

民国时期,龙门桥作为黔西北通往遵义的

咽喉要道,往来行人马匹在桥面石板上生踏出了浅浅深深的印痕。伫立风中,我仿佛听到青石桥面上回荡的骏马蹄声与行人匆匆的脚步声——赶马人挥动缰绳吆喝牲口,商队背着药材、山货等川流不息,将黔西北的物产与外界的文明通过这座桥梁紧密相连。桥面上留下的那些印痕,仍诉说着当年商贾的云集、贸易的繁忙。

在近代革命史上,龙门桥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此地,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座石桥成为战略转移的关键通道。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在枪林弹雨中迅速通过桥面,成功突破封锁线。激战中,一名年轻战士为掩护受伤战友,不幸被敌弹击中,倒在了龙门桥的青石板上。战友们含泪背起他的遗体继续前行,而桥面上的斑斑血迹,却被当地村民默默铭记——他们用草药小心擦拭桥面,将对红军的敬意深深埋进心底。

迎着西风,伫立这五尺古道,历史的长风拂面而来,红尘往事如电影般在眼前一一浮现。恍惚间,嗒嗒的马蹄声驰过,扬起滚滚烟尘,待烟散尽,唯见风中一个孤独凄凉的身影,伴随着一声悠长的叹息:“乾坤有限泉何在?江河无情水自流。”转瞬之间,历史的风云已飘散如烟……

时光荏苒,陇纪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寨。各民族汇集于此,亲如一家,生生不息,在这片土地上携手耕耘、互助共进,用汗水与智慧勾勒出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民族画卷。每当布依族的“三月三”、彝族的“火把节”等传统节日来临,村寨里便洋溢着喜庆的氛围。村民们总会自发汇聚到龙门桥边,他们深信,这座横跨岁月的桥梁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 卢琼,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日报》《华西都市报》等。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首咏西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其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描绘了西湖的湖光山色——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粼粼,十分美艳;而在雨幕笼罩下,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更显出一种朦胧与空灵之美。在诗人眼中,无论是晴姿抑或雨态,西湖之景都是妙不可言的。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诗人把西湖与西子作比,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西子即西施,乃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无论是浓施粉黛还是淡描蛾眉,西施总是风姿绰约,美到极致。而西湖呢?无论晴姿雨态,抑或花朝月夕,都美妙无比,令人神往。这个比喻将西湖写得活灵活现,真不知是西湖如西子一般美丽,还是西子如西湖一般美丽?从此,“西子湖”便成了西湖的别称,而这首咏西湖的诗也便成为了“绝唱”。

相传李白登上黄鹤楼后,诗兴大发,想即兴赋诗一首,但见到崔颢的《黄鹤楼》诗以后,又叹息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在诗仙看来,崔颢的《黄鹤楼》诗俨然已成为“绝唱”,要想在“绝唱”前别出新意,另辟蹊径,诗仙况且却步,何况凡人?因此,自苏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问世以后,数百年间,鲜有能在“绝唱”前别出新意之作出现,西湖似乎淡出了诗人们的视野。

直至清康熙年间,贵阳人周渔璜《泛舟西湖夜半始归》一出,才又令人眼界大开。周诗云:“天明月光难并,人世西子不同。直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这首诗字字平易,写西湖,首句却落在明月上。因为是夜半,抬头见月,便从天边明月着笔。虽然月光难并,但人世间自有美景,不必因月光难并,而有所遗憾之意旨,便隐约透了出来。接着诗人把碧澄如镜的西湖比作一轮皎洁光亮的明月,湖中的楼台亭榭则像月中的广寒宫一样。这首诗的比喻看似平常,实则精妙绝伦。诗人泛舟西湖之上,看见水中的一轮明月,便信手拈来,拿来与西湖作比,清新、自然,不着痕迹,却使人浮想联翩,由明月而想到月宫,由月宫而想到嫦娥,诗歌赋予了西湖新的形象和更悠远的意境。

清代查为仁在《莲坡诗话》中说:“周官彦起谓《西湖》诗云:天明月光难并,较东坡别是一格。”袁枚《随园诗话》中亦云:“断句入耳,有终生不能忘者。”两位大家都给予了周诗极高的评价,在“绝唱”前别出新意,另辟蹊径的难事,竟然被一个“鲜为人知”的贵阳人做到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贵阳人的骄傲。

周渔璜,贵阳青岩龙镇人。康熙三十三年中进士。渔璜作诗500余首,有《桐野诗集》传世。清末贵阳诗人陈田《黔诗纪略后编》认为渔璜之诗,“华妙不减洋,颖特逸迥竹垞”,即可与当时诗坛领袖王世贞、朱彝尊相颉颃。除此之外,周氏还是著名的《康熙字典》的主要编纂者之一,著名学者毛奇龄称誉渔璜“风雅之宗,领袖群彦”。

青岩古镇是贵阳著名的风景名胜,其古色古香的风貌,绚烂夺目的地域文化,加之令人流连忘返的风味小吃,深得游人青睐。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出了青岩往北,前行约5.6公里,就到了骑龙镇,到了骑龙镇即可拜谒周渔璜故居。在那里,你还可以听到当地人说一些周渔璜小时候的故事,并且还可以见到周渔璜的第八世孙,据说他是周渔璜纪念馆馆长(所谓纪念馆,也即是周渔璜故居),屋子里那台老旧的电视机,循环播放着周渔璜的纪录片,弄出一些声响来,使冷清的环境多了一点生机。你在那几间屋子里转了转,并没有觉出它们跟别的屋子有什么不同,于是便悻悻然离去,又回到那热热闹闹的青岩古镇去了。

■ 杨光福,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当代小说》《山花》等。

周渔璜与他的咏西湖诗

□ 杨光福

